砧山集

乾

詩書襍著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JUL 25 1968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chinsanmunjip4kw018800

砧山文集序

先儒之言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蓋德行與文藝雖有輕重之殊而君子之學何嘗舉其本而遺其末哉必須本末兼修內外交養然後斯乃夫子所謂彬彬者徒歟余以所聞砧山李公以天賦秀穎之姿生於述孝詩禮之庭擩養有素知能夙就每見述孝先生書牘隨錄成編爲一部東規既而承述孝先生六條訓警晨夕觀省以爲懷中之簡述孝先生又以奉先古訓八條掇之皆報本思親重祖先戒子孫之道也公孳

孳服膺罔或有怠則其本可謂立矣餘力之學
早得門路雖嘗屈首於公車之業而不以進取
汲汲退修初服日讀陶山集以補其先祖石屛
翁別選之遺意抄出陶山書編爲李子自選又
輯撰堯舜以來聖賢傳心之圖而繼之以退陶
夫子心無體用辯圖以著淵源之正脈苟非眞
切見得篤信無疑者顧安得尊慕之誠如是懇
懇哉 於是而其末亦無不備矣遡之而其本盛
大推之而其流演溢故今以遺卷視之藹然皆
仁義之發也著之爲贊而辭旨簡當畫之爲圖

而條理并井眞西山十六言之贊程林隱大道
心之圖同一規模則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
歟公之胤孫岱鉉方謀鋟繡以廣其傳而使其
孫羲甲跋涉百里屬余弁其卷余雖耄荒義有
不得辭者遂書所感如此以歸之聞韶金道和
謹序

砧山文集目錄

第一卷

詩

先亭四言詩十章

右肯構堂

右愛日堂

右明農堂

右靈芝精舍

右浴川

右晩對亭

右酒泉別墅
右解顏遺墟
右龍元亭
右砧山遺庄
小學
大學
中庸
孟子
經界章
論語

詩
書
易
自感
病夜偶吟
追次善迂先生文集遺札後詩
追次尚武軒許公得良自吟韻
樂育齋送金景受采東之花山
挽靈菴宗兄子猷祉燴
挽敬謨堂族兄雲瑞禑燴二首

三孝堂贈別崔清彥湜兼示諸族二首

幷序

甲寅秋省掃沙川先墓與宗姪益之時謙遊華嚴亭追感

北郭徐孝子命普華極贊黃時次李明誠堂室朝韻

三孝堂

世孝堂幷序

追次尚武軒遊南漢山城韻

研經書院講話

贈徐上舍季翰 慵 恩行
壬申七月旣望與諸友泛舟琴湖
追次石启亭韻
挽徐上舍季翰二首
詠菊四絶
追感望日齋柳先生 泳
次柳子聖 世彙 澹脩窩韻
奉讀先祖龍巖先生文集有感 并序
挽柏溪宗人 軾衡
暮秋有感

翫月
贈柳宇臣
題家藏東賢墨帖
永川歸路携與五六童冠遊佛窟寺號
韻示 希楫

書

答鄭相國 昌順
上方伯 ○代士林作
答鄭方伯 大容
上宋祭酒 煥箕

答鄭方伯 晩錫
上鄭方伯
與三嘉鳳巖書院士林
答鄉校士林
答汾川族中二
答柏溪宗人
答族兄熙老 萬綸
與寮諸宗人 夢龍
答族兄君章 東煥 問目
答族姪子安 時靖

上家大人問目

答柳宇臣問目

寄子時漸時發時斗時坤

寄子時斗

卷第二

雜著

聖賢心學四圖說 幷圖

聖賢道統淵源錄

同居變說 附條目

始祖永陽君墓所尋誌時記事

先祖龍巖先生緬禮時記事
九印樹傳疑錄
先祖龍巖先生從宦錄
八代祖考賀淵先生從宦錄
陶山諸子錄附七代祖考東巖府君註
六代祖考檀巖府君墓碣文後續錄
八公山會盟社修禊帖追錄

卷第三

跋
敬書汾江書院所藏愛日堂具慶帖後

書先考樂山堂府君所撰續雅誦贊後

先考樂山堂府君答問錄後識

先考樂山堂府君警省錄後識

先世亭臺錄跋

先祖龍巖先生行狀後衷錄跋

書退陶先生文集別選序後

藏書廂識

先祖龍巖先生文集外集附錄跋

書三孝堂壇亭事蹟後

書臨皐講族帖後

敬書三世 恩牒後
敬書兩世試幅後

銘

左銘
右銘

贊

始祖永陽君誌石贊
李子書百選贊
先祖聾巖先生 聖諭錄贊
先祖聾巖先生道義從遊錄贊

先祖龍巖先生文集攷證註解贊

先祖兩世贊

右龍巖先生

右賀淵先生

外姓九贊

八代祖妣淑夫人巨濟潘氏事行贊

七代祖妣恭人眞城李氏事行贊

六代祖妣孺人達城徐氏事行贊

五代祖妣令人英陽南氏事行贊

高祖妣恭人仁川蔡氏事行贊

曾祖妣恭人星山呂氏事行贊

祖妣孺人達城徐氏事行贊

先妣孺人仁同張氏事行贊

先妣孺人文化柳氏事行贊

上樑文

硏經書院重修上樑文

祝文 祭文

三孝堂復設壇享時家廟告文

先祖龍巖先生緬禮時祭文

祭外舅晩喜堂許公璋文

祭蔣警軒錫文
家狀
八代祖考賀淵先生履歷草記
高祖考徵士明湖府君家狀
先考樂山堂府君行略
卷第四
附錄
考終日記
挽詞
祭文

遺事
行狀
墓誌銘幷序
墓碣銘幷序
附詩篇

砧山文集目錄

砧山文集卷之一

詩

先亭四言詩十章 丁卯

彼汾一曲水鏡山屛少尹奠基中葉炳靈聾爺食果天報丁寧翼翼高堂肯構是銘十世舊物塗雘氈青

右肯構堂

巋巋愛日于架巖上九老之宴列鼎之養老樹無恙印月荒涼

右愛日堂

于洛之干大老田園田園將蕪薄言歸轅圖書
無恙松菊猶存肇錫嘉篆明農之扁

右明農堂

燁燁靈芝可以療飢商翁作歌晦菴題詩高退
靈區老仙之遊畸人獻號架雲藥頭杜妥在上
捨馬在下泉石居然翼翼精舍

右靈芝精舍

汾水之沮老仙舊居有景八詠有遊三賞往來
三遷陶老景仰

右汾川

賀淵之上有亭翼然命名晩對溪翁扁焉西仰
芝峀北望陶巓風月無邊滿載漁船

右晩對亭

翫閱枕澗翼翼雙楹酒泉東南賓主逢迎陶翁
來賞藥老酬唱繼築東巖鑿塘開向天淵秋月
照入墨帳惟七友社棣棣在傍三世遺芬昭揭
屛上

右酒泉別墅

解顔之陽架巖植檀玉溪潦潦石皐曼曼赤池
之上有亭有堂智樂稱中敬義直方南寧之社

明齋五架有石如屛兩世搆厦風月助與四美
別榭公山之巘蔓羲揭扁臺叢巖之疊龜溪發
源雲孫如綫追慕修繕

右解顔遺墟

九元之洞茅楝蕭然問柳尋花看山聽泉村秀
講道遺風不泯空階猿鳥喚我主人

右九元亭

達城之北砧山低平龜祖始卜三世泌衡左有
書塾龜巖揭額右有幽居樂山遺蹟野翁之室
詹阿整齋種李世孝移自解西亭于堂爲亭

四世追慕孝悌多士雲裔品題堂室永垂萬歲

右砧山遺庄

小學

小子講小學立敎與明倫欲知實廣效言行即敬身

大學

規矩列綱目主敬自家存廣廈千萬間次第入德門

中庸

中庸兼中和要說性道敎六節四大旨萬世學

者敎

孟子

剛大浩然氣無餒我善養堯舜孔顏行齊梁滕魯詩四十不動心五百可興王萬章公孫輩未識正道問

經界章

鄒書遺訓繼張子畫井數方志義滚於宋於滕相去遠千秋默契聖賢心

論語

手舞足蹈總養蒙淡然意味七篇中四百餘章

賢子補六句順耳聖心通曾晳近如千仞鳳靈
公歡視數雙鴻學而時習猶難曉不讀年來一
部終

詩

可觀可以興雅頌二南風範經一部意淡戒後
人功

書

精一人道心堯傳舜授禹建中建極法萬世歸
湯武

易

會意潛心讀易傳乾坤俯仰已宣朗羲文周孔
程朱道散在文中卦外象

自感

虛明淡淡氣未與物接時自歎又自感人心在
在危

病夜偶吟 辛卯

江村寂寂夜冥冥著眼潛心正對經向壁挑燈
還撫枕蕭條病意觸虛靈

追次善迂先生文集遺札後詩 壬辰

迂溪山水百年光林下高論洪簡長吾輩何知

先輩事頽波一世炳三綱

追次尚武軒許公得良自吟韻甲午

當時亟用武兼文雙嶺高風義士云奮勇行師撲黑漢盡忠報節佐賢君一聯鼓虜氣陸梁天失火千秋竹帛刻公勳

樂育齋送金景受采東之花山丁酉

幸我初逢樂育軒淸宵餘話對朝臨歸程試指花山北滿酌交情引菊樽曹文極朴必龍郭興祖鄭履德韓命臣洪翊龍李成奎金必權閔師文諸友以同齋講劘之誼飲餞于琴湖

挽靈巖庵宗兄子猷 祉爚○甲辰

樂亭賢子有靈菴養德林泉道味淡愛日堂前
汾水路薤歌起處住征驂

挽敬謨堂族兄雲瑞 祥爚二首 辛亥

凶音來自古汾陽痛哭山門涕淚滂經營先事
身先歿從此吾門孰主張

串巖之裔有賢公纂敬謨堂樂不窮庭趨諸子
承先業餘慶綿綿四皓風

三孝堂贈別崔清彥湜兼示諸族二首
並序

昔在癸酉家大人往漆溪拜百弗翁
因賀報本齋成落之會繼又與感於
奉先敦宗之道有詩曰追遠愼終感
愴然吾人各賦叙倫天貽謨程民承
家統謙德靈貽讓位傳奉祀竭誠眞
報本繼宗忘孝匪尊先古今常變通
行禮載在 時王輯錄編余有時奉
讀自不勝履霜之感今承淸彥賁臨
講討尤有重結世好之誼仍述短章
以呈

古家儀範有斯人緬惟臺老詖尤新傳宗奉祀
先儒議永使裔孫敬昝仲
裔孫報本庶伸恭立次立中古禮從傳重已遷
奉祀日義雖繼絶豈還宗

甲寅秋省掃沙川先墓與宗姪益之時
謙遊華巖亭追感 亭乃時謙六代祖同知公諱榮運遺號
沙川古洞有華巖追慕孱孫種檜杉百世不忘
遺號地婆娑一詠舞青衫

北郭徐孝子命普 華極 棼黃時次李明
誠堂文朝韻 己未

高士南州行誼明 天門初徹九臯聲冰魚雪笋那孝美野老村翁感至誠 繡使先容蟠木薦鄉人爭頌佐郎名達城花樹餘香在于葉孫枝萬世榮

三孝堂

吾家百世孝爲政萊子遺風降董生孰敎雲孫丹雘任高堂僻在達西城

世孝堂 並序

甲子春移建三孝堂於砧山之陽落之日金尚書羲淳來與歡飲謂余曰

君家之孝不啻石屛明湖九元三孝
而已若改以世孝則上可以繼龍巖
先生之遺孝也下可以啓樂翁之述
孝也豈非子孫永慕之資耶因改堂
扁曰世孝兼示一絕仍次其韻
重新世孝堂日吉卜三陽相公雄健筆文彩射
南鄉
追次尚武軒遊南漢山城韻
南漢山城望裏深當年賢輩任清吟山翁白髮
風前鶴野客清談月下翁詩硯相爭豪士義樽

醪同醉故人心我琴欲和遊春句鍾伯先知峩
此音

研經書院講話 乙丑

暇日登畫巖臨風拂我衫聞道讀書子世說傎
自緘

贈徐上舍季榦𧞤 恩行

昔年同宿砧山亭渴睡滚工做六經此地相逢
司馬友 天恩拜賀 北宸庭

壬申七月既望與諸友泛舟琴湖

壬戌壬申歲不同赤江千載錦江東三盃美酒

紅霞酌一葉扁舟白髮翁一聯鼓三朋二客今
古樂只恨風簫月下終前壬子秋七月既望與
樂育齋諸友安璜重朴亮源尹汝璜金敬喆李
膺夔李之發金尚元金履德金宗益徐㦗鄭錫
洪曹肅明都必宅徐麟復徐八玉曹象奎李英
鎭乘月泛舟今經二十年餘而湖山不變尤有
感舊之懷

追次石启亭韻

惟有荒田一草亭時時追慕詠詩屛庭外漢山
依舊在窻前松柏爲誰靑一聯鼓如今始覺傳

家範菀末孱孫自意銘

挽徐上舍季幹二首 乙亥

南州司馬善爲文邪意今年遠別君白首雙親嬴博痛尋常行路不堪聞

想應餘憾在丹旐故遲遲湖上斜陽路悲風滿眼吹

詠菊四絕 丙子

悠然俯西寮佳色帶秋曜有誰心事許黃華向我笑

籬壇昔何年心事自不偏菊弟雖保節晚來有

誰傳
采采西籬下秋光映遠山把露和酒飲醉後訪
園還
砧山多地僻未聞俗駕喧撫枝盤桓處詩句在
無言

追感望日齋柳先生 詠

望日山南近水村先生雅意百年尊人間脫屣
鴻歸海象外藏蹤不晦根白首耕田誰不道耆
春辭職世爭言淸芬景挹逍遙處流水高山去
後存

次柳子聖世彙澹修窩韻

竹韻蕭蕭用代琴主人精舍集淸衿幽居樂意

翁爭話靜界淸談客又尋

奉讀先祖龍巖先生文集有感 幷序

昔我石屛府君讀先祖龍巖先生文集考訂其訛誤改選其編次賦詩疏箋書雜著序記跋墓碣附錄合四篇也手寫正本以藏巾衍裹餘暇日奉玩則原集無疏箋與墓碣而疏章則出於行狀中也墓碣則義與公奉禮

公麟蹄公及安引儀碣文也次第幷
幷條理方方附錄則 敬書挽祭行
狀墓誌碑銘也秉翰不勝慕仰之私
謹書二絶

金膚筍東滿營瀛遺盃校宗師撰狀時趙老金公
經手後屛翁改選整書之
我祖遺風山仰止桒瀛後屬僅如綫而今奉讀
傳制本只恨規模錯後先

挽柏溪宗人範衡

百年同貫又同鄉清白高風尚不忘鶴返千秋

餘古桂茅誅三逕築新場詩書舊業留塵案棠栢殘春繞小堂泣血祥鸞能繼德大家何幸有文章

暮秋有感

颯颯凉風吹瑟瑟重陽去後立冬朝木葉飄零霜露降清明氣像仰青霄

翫月

團團明月夜一樹桂花香若逢搗藥娥仙約與天長

贈柳字臣

望日翁家有秀才前光先烈已胚胎問君久作
槽中驥鞭渡香江別路催

題家藏東賢墨帖

吾東先輩筆披得滿我箱或摹金石刻或取墨
帖藏箇箇如珠玉道德韞文章千秋萬禩計畱
在砧山陽

永川歸路携與五六童冠遊佛窟寺號
韻示 希楨

佛窟尋眞客住節石逕斜爲言楓菊景僧在白
雲家

書

答鄭相國 昌順

東韓嶠南布衣秘身農畝飲啄隨分魚鳥以爲侶花葉以爲曆苟全性命不知世間營利不意爲節度之羅致一出南省釣虛名於謗海之中心雖甘於坐受其遇漁人何此心未弛又見花鳥之弄以余芳社之顔不可歸拜北山之靈願屬觀亭宇下假之以年聽其言論觀其威儀德性焉薰炙之文章焉蹈襲之暇日周覽京師之雄富山川之壯麗洗我塵累博我胷次是區區

之望也反以思之此不過慕名叨利納譽誇優之人也從玆以後長往山林畜雞種黍以養吾老有時與鄉舊村秀逍遙於田園徜徉乎泉石以終天餉之樂果何如哉不意執事先以世契投札於寒士之旅邸感僕曷喻示中所云不以今行之得落爲憂嫉徯來後躡虹橋致青雲此數語實執事之誤失也得落天也誰可怨尤青雲雖力致誰可躁進余將歸讀古書誓欲无悔也執事勿以狂士腐談掛牙也餘去路倚僕夫促不晉問執事安否只以短楮替謝

[illegible]上方伯 ○辛丑○代士林作

伏以右文興學　昭代之盛典崇德尚賢風化之所先修擧百代之大典振作一世之遺敎使斯文以之不墜多士有所興起者豈非閤下之所急先務者耶生等竊伏念孝節公龍巖李先生以純正篤厚之資竆依德據業之學擴明體適用之道其進而立　朝也以忠貞自任手秉史筆觸昏朝之威怒身事　三朝有章奏之總摯者德進益之說已發於大臣之陳　啓嘉忠褒美之　旨乃有　仁考之聖眷此其立　朝

之大節也其入而事親也惟以孝養爲心爰築
愛日堂于陶山之下以寓喜懼之誠累乞便養
之郡盡其甘旨之供設九老之會務悅親意爲
養老之宴以推老老雖位至崇品年至耄耋其
就養怡愉之方靡不用極及其遭艱年已七十
廬墓三年此其孝親之天賦若乃榮利非心恬
退有志累陳疏章每乞歸休 聖眷彌隆至有
棄予之歎朝紳跂望爭設都門之餞其德望之
重於斯可見而其歸也築明農之堂而畫歸來
之圖辦烟波之艇而歌漁父之辭 招旌累降

寵秩沓臻而以處江湖不忘君之義返初服
樂吾志之辭手疏陳誠終不復起此其風節之
卓然者也其他貞介之志清白之操化人之政
育才之方難以陳舉而一部行狀可認事實且
夫一時名賢李晦齋金慕齋權冲齋諸先生結
爲道義之交契分之厚許與之深形諸酬唱溢
於簡牘迺若我退陶老先生以同鄉晩契愛慕
推重如伊川之於涑水追隨講論如若亭之於
籍溪相與優遊於烟霞水石之間而及其終也
文以祭之乃有登門質業之語又撰行狀闡其

篤行踐履之純實玆豈非信筆之可徵者耶粤在壬午年中遠近士林齊聲聚議以爲孝節公李先生盛德大業宜有妥靈之所乃就汾江之上龍巖之傍剏立揭虔之祠百代之下事若有待而乃於乙卯一道士林會議請 額至有叫閽之舉而該曹覆 啓 聖批有曰其在崇奬儒賢之道豈惜多士所請而年久未行之事猝難輕施 下教而徐待伸請之有時矣頃於命畫陶山之日摹畫一局雲水之地而孝節公李先生所構愛日堂在於陶山之傍今此畫

本只書愛日堂而不書主人則此堂便若陶山之所管而似非孝節公李先生之所構也今於陶山 致祭之日道論齊發至有分別客主之地而及其禮官瞻謁汾江書院時枚陳事實則曰愛日堂乃孝節公之堂汾江書院亦孝節公之院自在陶山之傍不畫則已畫則安得不書其主人耶使之往稟于棠下以爲懸註愛日堂與汾江書院主人使有明白歸屬之地爲敎且書院請 額呈文及先生文集披閱嗟惜仍以袖去復 命之日舉實陳 啓云云伏顧閤下

亟採公議愛日堂汾江書院主人謚號姓諱懸註于陶山書圖中一以爲崇賢獎節之所一以慰儒林皷望之地伏不勝祈懇之至謹冒昧以陳

答鄭方伯 大容○辛亥

昨拜棠下今承賜帖萬思惶窘無地感謝謹伏審秋凉台體澄清萬重仰賀伏視先先生攬幅已作地中寶經幾百載而復出陽界手墨如昨非獨閤下之奉翫興感其在契家後裔孰不痛慕而歎異哉吾先祖精魄復降於汾陽垂釣處

則想知林爺之靈隨江月同助精神矣餘非久
面達不備

上宋祭酒 煥箕 戊午

族譜序奉讀數回令人起敬先大先生尤齋子
集中有艮翁行狀而備道甞巖先生今此序中
甞巖艮齋兩先生忠孝經學做下緊酬酢爲可
容喙於其間幾東幹於執事有此敢言者至蜀
鼓也得御鼓也海量千萬餘安城歸路當晉拜
几下以陳積歲違謁之誅謹不備

答鄭方伯 曉錫 ○己巳

旣承存問又拜寵贈感荷難量謹伏審此際澄
淸體候以時無制閤觀風不虞之憂否爲之仰
祝東條感抱風樹已經廿載而苟存喘息辛蒙
閤下譬世之敎拜辱惶恐罔知攸措第當躬詣
候謁而適有先事方向永川歸棲後趨拜伏計
替送兒曹兼緘世札伏上庶休咎不誅耶

上鄭方伯

伏以崇新墓道子孫追慕之常情嚴申山禁營
邑不易之大典是以士庶之墳雖若尋常而猶
不許他人之入葬偷占之山雖或久遠而亦必

有法司之督掘今有元勳象設之地又被土人
假葬之害則孱孫鬱抑之私已無可言而其在
譬邑禁護之方亦當大有異於尋常衣冠之藏
矣竊惟生等始祖永陽君即麗朝勳臣而語其
樹立則功存社稷澤流生民語其垂裕則內而
大東羣賢蔚然奕世而相望外而　聖朝五后
實膺自出之洪休而第緣天道有顯晦之數家
門有否泰之運一不幸於忠莊之慘禍再不幸
於龍蛇之兵燹墓所失傳今幾百載何幸神
護幽藏天誘孱孫一片石三字誌現出於浩劫

之餘而惟彼內階下成塚之子孫一向遙覲務
不知自反善處之道故鄉中之攻責道內之通
喻次第繼起而猶且遂非旣窺指眞爲僞晏然
無移動之意此人理之所不忍爲　王章之所
不可宥者也閤下按道之初渠輩則以僥倖之
望欲誣神明之鑑生等則以悶鬱之情擬將督
摘之題兩隻俱呈至有本官之查報誌石之封
上而及見題音則始以五條疑端爲兩家之權
歷復以三字誌刻作千古之證左燭照幽明縷
析是非明鑑之下固已洞見五六百年之地中

而使彼兇慘誣妄之輩莫能逃其情狀乙酉表
决之案於是焉渙判于被誣之冤於是焉昭
雪則片石隻字不啻若金石琢本生等固當欽
誦德音不敢一辭更煩而至於成哥之逼葬於
數尺之地者未足為罪亦不當禁依坡州尹氏
之墓云云 昔在我 英廟朝自 上裁處使之
仍舊同原無他焉以其貴重則均是國舅之先
塋大臣之禮葬以其形地則猶有山脊之分開
步數之間隔也今成塚之於生等先山則不然
有封君進士之別有禮葬偷葬之殊甚至撤去

外階尊塞墓門而侵葬于不盈尺之地有一於
此法所當掘况兼之者乎失傳之時謂或無怪
到今守護之日寧可一刻相容乎且念當其失
傳之初拔去豊碑掩匿遺蹟者即成哥也始識
壽誌之際毁破祭壇誣蠛英靈者亦成哥也至
於門長洛徵家之禍變宗人仲彩等之刑配亦
莫非彼成輩行兇舞奸之爲則成哥則生等之
雠敵也以常理論之成哥既以成塚之子孫爲
生等之雠敵則成哥之祖墳亦何晏然淹留於
生等先山之階乎生等纔已竪立碑碣方又禁

養松楸始展報本之微誠而若因數三成塚之故雲孫莫可序立墓階末由淨掃此亞既得先墓之後尚有餘痛者也冒以此意累呈本宮而本宮既持難又訢營門而營門亦靳許則生等之悶迫先靈之鬱抑當復如何於乎數百載上已失之墓待今日而始得眞的之蹟四十年前許久之訟待閤下而始蒙神明之決則成塚之掘去亦要知不待於閤下之今日也玆敢不避猥越貼連前狀叓此呼籲於按法之下伏乞細加垂察特下嚴題數三成塚一並督掘使封若

禮葬之地得保一片之山諸孫守護之際使伸
百年之恨千萬不任懇祈之至謹冒昧以陳

與三嘉鳳巖書院士林

伏以崇賢奬節 朝家之盛典尊忠慕義士林
之公議貴鄉望日齋柳公當昏朝不參廷請見
忤凶黨辨州牧退居望日山下混跡漁樵以此
終世非但東陽尉記事實記事蹟略載諸賢撰
詩至今無院社儒林之抑鬱當如何哉仄聞貴
邑鳳巖祠雙淸堂宋先生安靈之所也淸德高
風節美於千古雖有時代之上下一祠同享實

爲允合未知僉議如何玆以仰告亟擧繆儀以
副多士之望幸甚

答鄕校士林 壬午

謹惟老炎僉體萬相慰仰不任示來府誌修整莫非鄭重而舊删新補果在誰手耶初謂增書營府先生案而見今雜混於人物錄中環顧丞鄕自不勝無人之歎由來府規有道德學問節行名位則許入錄中今何以數倫爲學之人壯以名宦新增於諸先輩之後耶念閔二公瀦則於新錄此果公共之論耶二公實有功於斯方

者也增之刪之若是率爾則余將合眼結舌矣鄙家世葬堂四世行蹟不可同錄削還註錄如何古有武學堂各案之說以此諒處不然莫如仍舊矣刪之不可只增營府二案戀仰餘病蘇後依教往聽僉論而都監之任是所不敢亟賜遞改以安私分千禱

答汾川族中 辛亥

獲承前月二十日書披讀數行知先祖緬禮之舉僉議詢同云用中用亞同參耶不勝惶懼此何等難重而若是率爾也堪輿說宅兆不吉雖

已憤間事良力綿柰何遠居諸族無異路人同堂合席不可指日佇待要奇上去為奇耳噫數百載已安體魄復出陽界許多未安之節難行之禮想已裁處恐涉度遠慮徐徐圖之如何

答汾川族中

仲春一祀遠拔於積慕之餘披慰多感即伏惟伊間僉候佳重遠伏慕不任東幹等各家憂故浹月營緝間私何達先祖緬禮旣至拔壙棠仍痛泣堪爾一般事當聞即進哭而始遠誠薄尚爾晩晩難免見誅於幽明之間且因貴邊人得

聞榎琴則山地未定春間或事十分未必云故
趍趄已久苦待冊湯之便通奉往京聲信厥後
永闕此處情地待增臆塞玆敢別定族人以送
幸免僉責耶第念事巨力綿喬孫情狀去而益
切矣善為措處無至見笑如何

答柏溪宗人 戊辰

日前獲拜體札謹審清和靜養起居神相仰慰
無任東榦不勝拔碑之蕭月前幸得營題而來
到爭卞末路未免狼狽而歸悒憤所激不忿終
默更訴始末得此開壙之題到付有司尚今遲

稽且應接之人若是寥星望須歸篇來臨以爲
共圖之地如何

答族兄熙老 萬僚○己巳

奉拜相握不記幾箇歲月山海濶矣書尺疎矣
馳到禾川夜樹團會兩地安信月一相聞貫通
手不易得之事竊爲顒胤並袖書來示謹審兄侍
歡養候晏重同慶各節清穩爲賀仰禱衷幹不
狀姑保山事蒙許營顯比前似枝而辱孫之痛
無異於當日辨和表碣文請求事僉議不一或
云道伯或云金台金台吾領巨匠亦在外簡易

可捨此取彼下溪筆吾黨中第一昔在京邸每觀寫字則律而姸鍊而密刻之金石無出其右且居近汾川若請下來則必不終辭僉議以族姪時靖用正定送儒生豎碣早晩在琢工遲速雖可豫料都監之任東蘇所不敢實僉宗之諒解也

與寡訪宗人 夔龍○庚申

出仕以後書而俱阻違者亦文字窮着亦文字不啻耿結倍萬謹審肇夏靜裏起居何似御慰且遡東轄站依勞碌而親候欠和焦悶奈何頃

間就理不勝惶恐旋已自脫返旆云尤庸欣幸其在平日相待之誼當進敘而親齎如右未遂此計殊甚悵歎

答族兄君章 東煥 問目

示喩雖未詳悉若據而通編已借人家禮亦無可合條只依先儒大體之議略錄夾紙不孤下問之意博詢知禮家行之如何

玉溪府君墓所及配位姓氏墓所並不傳可疑設壇行時事以伸子孫之誠如何

似是

設壇於王溪遺墟如何

若設壇則於慕谷檀叢府君墓下似宜石屛公奉室府君于慕谷也慕堂孫先生有挽曰鬼原妻子迓新阡新阡謂府君配位徐氏之墓即慕谷也今考其挽詩之意則疑王溪公墓亦在于此於此將事則神理人情並不相悖

用祝則配位不書否

若用祝式設壇後告由時別用措辭其後則祝末時事下別書一行曰幾代祖妣孺人配食尚饗如何

向見府官則曰嫁母子與庶子各以享先之識相訟在田俱是兄弟此訟何決余曰聞田似好何如

母嫁時嫡子俱去庶子則守家耶俱去則庶子當奉祀不去則嫡子當奉祀而此等事只在觀政者公決誰可預之

府官又曰伯兄有庶子仲弟有嫡子而伯兄在時已奉先廟伯兄歿後仲弟亦奉先廟及伯仲俱歿後嫡子庶子俱是從行而以宗支之別相訟何以決案余曰庶不可爲宗嫡不

可爲支非獨有嫡庶之分古之程氏家禮亦有次宗傳重之議退思數日或無誤於公政耶

似是禮者苟權程氏之家豈非從權耶

答族姪子安 時靖○丁巳

適因金碩士得見情訊因審寒聿棣床做味增勝何等慰仰東皐侍事姑依餘外勞碌無足道者君之科聲吾門喜事可嘉可嘉月前沙川行意謂握敍矣竟未免地遁人退之歎只增忡悵而已就安城譜所宗會非不知日西鄙邑居數

三家諸族各汩私故未克趂期以今十日送人
姑未還來殊甚紆鬱

上家大人問曰

奉祭之規

答 奉祭稱家之有無有定規凡宗家奉祭之道主祭者豈能獨當乎衆子孫諸婦女各供祭需以致誠孝而其所供之需各稱其職魚肉果脯之類衆子孫之所供也蔬菜酒餠麵之類諸婦女之所供也以此享祭祀則子孫之誠孝各盡矣汝以愚父之言以定後日奠享之規則

貧家之禮各稱其情無愧於後世君子矣

支子有不祭之禮否

答 安得不祭如時忌之祭宗支輪行致齋此俗禮也禮者本乎情也爲支子者專主宗子而不助祭不致齋則孝悌之道用之何處乎見李子說

答柳字臣問目

適因尹生便獲見手字阻餘欣懷悅如對眉眄開心鏡矣未諳此際怡愉中做況漸向新地步著脚耶爲之遡憶切切婦翁月前自密城歷覽

東都雲物恨不與君登半月城徜徉一日之間矣
投棲有日因賓客之擾無看書之暇忽得遠示
問目一二條書意精非吾已見皆有先儒說諒之
如何議禮非吾輩事鑿井耕田亦其宜也如君
年富力强及時勉勵答目不可輕出示人廣詢
知禮家企望早晚間香江風月仰山泉石管領
而歸伊靑君亦與可意人領袖來否

改題主陷中改書否

不改

衰麻在身哭臨士友之喪何如

古人亦有是事

燒酒用祭禮耶

夏月則用之

子在外親喪出於朔日聞訃在晦日則變制

從朔日耶從晦日耶

聞訃在一月之內則當於祥日變制

宗子不祭則支子隨而附祀否

輪行忌祭

祝用宗子耶用支子耶

宗子參祭則用宗子名否則無祝單獻似宜

支子不稱孝耶

只稱介

世皆用程朱家禮程氏之家祝用何也

君子用權傳重子孫則雖非宗孫疑亦題孝字然不可強說考禮後可辨考諸東國名家支子傳重非一二也雖未知如何不用孝子孝孫則不可爲傳重承祀不然只稱攝祀子攝祀孫

寄子時漸時發時斗時坤

春日微煦汝肯第次安度否爲之戀戀老父來世未幾山外諸友稍稍來集又近豐淵諸士朝

夕講磨兼有日新之樂齋役緣於春亨行旋來秋能成一區變作門守日月雖樵兒牧豎傳說舊日講習之禮誦讀之聲到玆興感况若陪杖屨奉几案於菊砌松逕之間令顧汝曹偕來以聽諸益之論以觀先世遺風是望然漸也賓客荐至不可來發也斗也齋一月糧各以所讀書來講坤也年幼不可離家久住托學於渠兄以做日課來時書廂中附註心經中庸或問二程全書並持來也諸般家務任底汝叔不必提擧山陽徐生䏶日始到是汝益友汝曹當刮目也

立石族親來請久留自料不過一朔或數朔矣汝曹再明後自智妙與崔生並徃也

寄子時斗

汝之所集先世亭臺錄歷覽顚末其各亭下註録地名里數或有差誤且所附先韻甚煩各附原韻一首似好老父拙韻依汝願書附各録境愧先蹟下附名汝之近日所工或至進竿耶仙查吾先祖石屛翁講道之所幸勿以鄉先輩杖屨之所而泛遊歷覽也汝兄昨日自積智亭携書而來僅讀庸學二部汝其益工焉亭臺録實

文書送愼勿輕示傍人也

砧山文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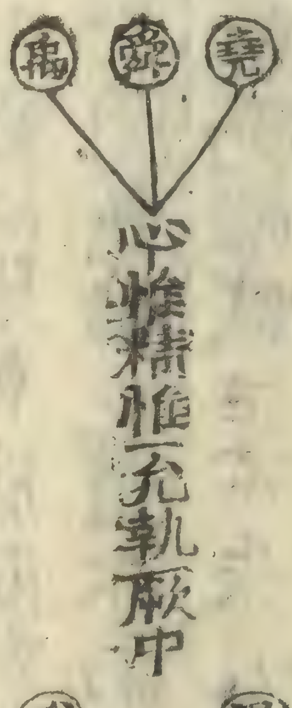
雜著

聖賢心學四圖說 并圖○乙丑

東翰固陋無聞僭書心學四圖每圖下各附其說且附聖賢傳道統諸說遡淵源之旨示㭗宇臣及三子時予曰汝其各寫此圖以見門路之正宇臣曰吾儕安敢妄議於傳道之說乎曰汝等不讀退溪先生天命圖說後敍耶客有責譬著先生拜謝曰違經旨出私見創立別義則不唯吾子之譏之人人所當攻之又曰苟如吾子

之言是有孔子然後論周公之道有思孟然後學顏曾之學耶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之說皆可廢耶自漢以下論易學者多矣皆欲支于周公孔子之聖耶自宋以後至于當代談天人性命之學者衆矣其人皆周邵程朱之賢者耶夫生之論義理如農夫之說桑麻匠石之議繩墨亦各其常事也先生眞我師也豈欺我哉命引經訓畫圖非別立已見也汝何起疑也此不過吾儒之末矩斤尺汝其捨此而學農工耶勉之勉之

第一二帝三王傳心圖



書大禹謨人心道心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書仲虺之誥德日新章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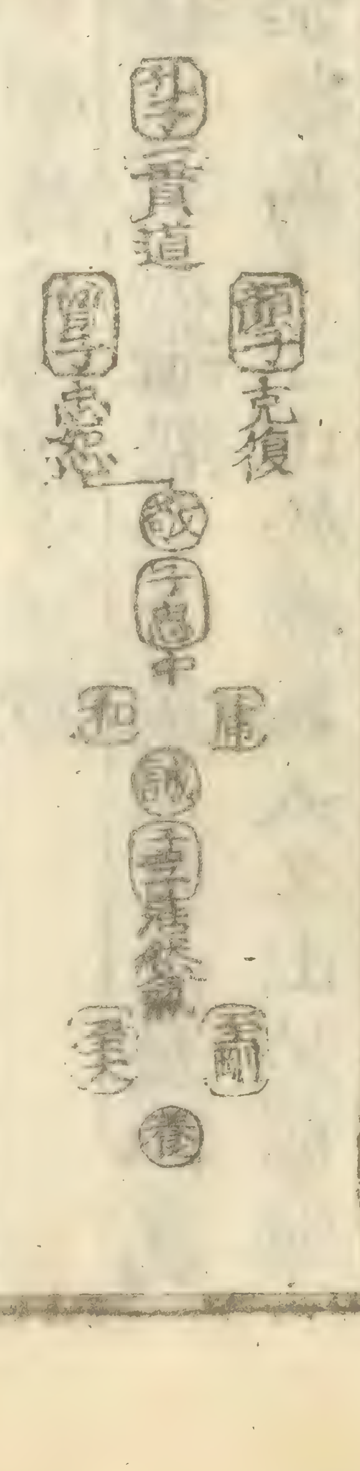
書洪範五皇極章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右書圖曰心一而已矣人心生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精察於二者一而執厥則建其中而建其極矣書序曰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以東幹庸陋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嘗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蓋文王緝敬周公乾惕惟武王不失天下之顯名能盡

中庸之道達孝也承萬世傳道之統以羨孔孟之聖而不惑矣余暇日引經訓畫此圖以備觀省之資

第二五 聖傳心圖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顏淵問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章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中庸天命之爲性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誠者天之道也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孟子我善養章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右畫圖曰一貫則為中中心為忠忠則如心如心為恕恕以此克己復禮誠敬貫本末而浩

然之氣剛大而無餒矣五聖心學相受相傳亙萬世而惟一以啓程朱之賢而不絕也栗翁鈍魯下愚曷可僭述其傳心之說乎讀書之暇排列道統畫爲一圖庶冀書壁標牓也

第三程朱兩賢心學圖

(程) 明道 誠性

(朱) 尊德性

二程全書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入入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二程全書伊川先生四勿箴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

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
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
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
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大全尊德性齋銘

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明嫚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鑑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右書圖曰明其道流其性則異端何入焉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博文約禮兼徹下工夫了東齋至愚極陋敢畫圖子爲學聖門路之正無至甘此下流衆惡之委矣

第四

(元)

爲學淺陋僅知謹守先儒

定本之說白直加

工而猶

此外幽深玄妙之

論實

未

解通

及暇

者曾未以是入思議今得(全而精)所示(圖說)書

專此句數行爲說要相辨質其

工言意奧深遠未易窺測

豈敢前此

朋友間雖有以一體用一句來問

姑以所聞先儒之說明之者

而其說

皆有

所疑來

其

感 動靜 未發 性情

爲體用一本

(大易) (圖說) (一原) (中庸)

豈意之體用

一本 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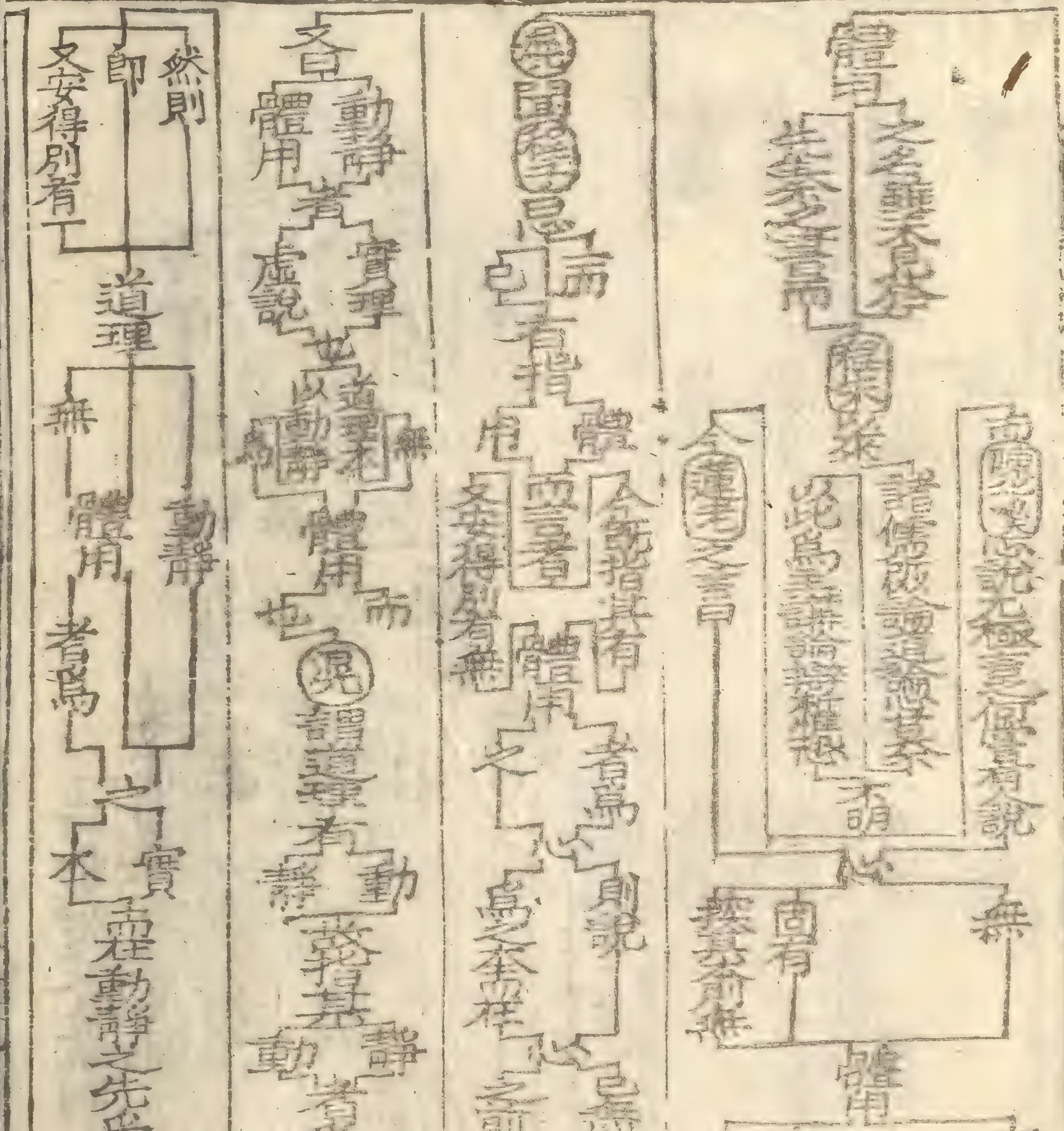
各雖

彌巻 全宗 體用 微

而其要

不以 此言

故人


體用之名雖不見於先秦之書
諸儒所論道與心
無
固有
體用
耶
而
也
今
之言
心
體用之
者為
則說
動靜
體用
者
實理
虛說
也
謂道理有動靜
靜
動
用
體
然則
即
又安得別有
道理
無
動靜
體用
者為
之
實
本
在動靜之先乎

文字 體 用 字起於 象 動 上 動 象 之前何嘗有 用 體 耶又引(邵子)本無體之說 體則 自無 用矣

(滉)謂體用 有 亡 有就 道理 事物 而言者如 冲漠無眹 舟可行水 車可行陸 而 萬象森然已具 舟之行水 車之行陸 是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 自 以 形而 上 下 者言之 冲漠者固 則事物又 為體而其 發於事物之間 理之發見 者為之用

不可槩謂 者 形而上 天下之達道五 為道之 體而 用 今以 舟車之形象 行陸 水 為 體而 用則 雖謂之

生心

象動前無體用可也，若以冲漠萬象之具於是為體用，則斯體用也不在象動之前乎？

以此觀之，蓮老所謂體用起於象動，只說得形而下事物之體用，落在下一邊了，郤遺形而上冲漠無眹一源之妙矣。

惟其滯見於形象之末，故謂象前無體，引郤說而證之。殊不知郤子所謂無體者，只謂無形耳，非謂冲漠之體也。

認體既不得該徧，則用之不待言而可見矣。嗚乎！冲漠無眹者，在乾坤則為無極太極之體而萬象已具，在人心則為至虛至靜之體而萬用畢備。

無體

其在事物也則卽爲發見流行之用而隨時隨處無不在故

程先生既說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又必有之云也未

體用字活非死法元無不該妙

本不可窮如此以此換之豈可徒以體便謂用字起於象動上者象動者前未嘗有體無用乎

以太極爲聖人之所強名而謂之爲體用

況心莫知其鄕

孟子曰心之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

得失保守之易而難如此

用辨圖

直是說此心之用，發見於事物之間者也。謂心無體用，果知於此，何從而有此用乎哉。

（溉）常以為聖賢之書，義理精微，未易讀窮，相傳宗旨，立論曉人，未可輕改。發為學，

莫把作高奇玄妙想，當依本分，多鍾工，做切近低平明白底工夫，研窮體驗。

積之之久，自然日見其高深遠大，亦不可窮處，乃為得之。於此所論，本欲極其高妙而言忘而乃反滯體用於形器，歸心性於求昧。

若於自己學問有害，使後生倣效，一例學為虛談，甚流弊斯文，不必至不得不盡底蘊以言之。未知（連老）見之以為何如也。

退溪李先生文集心無體用辯

滉爲學淺陋惟知謹守先儒定本之說白直加工而猶未通解此外幽深玄妙之論實未暇及也故前此朋友間雖有以心無體用一句來問者曾不以是入思議今得金而精所示蓮老書專以此句數行爲說要相辯質其文意奧邃未易窺測姑以所聞先儒心有體用之說明之而其說皆有所從來或以寂感爲體用本於大易以動靜爲體用本於戴記以未發已發爲體用本於子思以性情爲體用本於孟子皆心之體

用也蓋人之一心雖彌六合亙古今貫幽明徹
萬微而其要不出乎此二字故體用之名雖未
見於先秦之書而程朱以來諸儒所以論道論
心莫不以此爲主講論辯析惟恐不明而陳北
溪心說尤極言之何嘗有人說心無體用耶今
蓮老之言曰心固有體用而據其本則無體用
也滉聞程子曰心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有指
用而言者今旣指其有體用者爲心則說心已
無餘矣又安得別有無體用之心爲之本而在
心之前耶又曰動靜者實理也體用者虛說也

道理本無體用而以動靜爲體用也渠謂道理有動有靜故指其靜者爲體動者爲用然則道理動靜之實即道理體用之實又安得別有一道理無體用者爲之本而在動靜之先乎又曰體字起於象上用字起於動上動之前何嘗有用象之前何嘗有體耶又引卲子本無體之說曰無體則無用可知渠謂體用有二有就道理而言者如沖漠無眹而萬象森然已具是也有就事物而言者如舟可行水車可行陸而舟車之行水行陸是也故朱子答呂子約書曰自形

而上者言之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而天下之達道五為道之用今以舟車之形象為體而以行水行陸為用則雖謂之象前無體動前無用可也若以沖漠為體則斯體也不在象之前乎以萬象之具於是為用則斯用也不在動之前乎以此觀之蓮老所謂體起於象用起於動只說得形而下事物之體用落在下一邊了實遺却形而上沖漠無朕體

用一源之妙矣惟其滯見於形象之末故謂象
前無體而引邵說以證之殊不知邵子所謂無
體者只謂無形體耳非謂無冲漠之體也認體
旣不得該徧則認用之不得該徧不待言而可
見矣嗚呼冲漠無眹者在乾坤則爲無極太極
之體而萬象已具在人心則爲至虛至靜之體
而萬用畢備其在事物也則却爲發見流行之
用而隨時隨處無不在故程先生旣說體用一
源而又必有顯微無間之云也夫以體用二字
活非死法元無不該妙不可窮如此以此揆之

豈可徒以體字起於象上而象之前未嘗有體乎豈可便謂用字起於動上而動之前無用乎豈可以太極爲聖人之所强名而謂之爲無體用乎況人心莫知其鄉孟子只謂心之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如此正是說此心之用發見於事物之間者苟以謂心無體用則不知於此何從而有此用乎故滉常以爲聖賢之書未易讀義理精微未易窮相傳宗旨未可輕改立論曉人未可輕發爲學莫把作高奇玄妙想且當依本分名理上做切近

低平明白底功夫研窮體驗積之之久自然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處乃爲得之今此所論本欲極其高妙而言心而乃反滯體用於形器論心性於滋味非但於自己學問有害後生相倣效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斯文不少故不得不盡底蘊以言之不知蓮老見之以爲何如也

右畫圖曰心本有體用千萬世吾儒相傳之學不外乎是矣東縣之淺識妄引心無體用肆畫成圖子其規模節次略倣朱夫子仁說

圖也嗚呼先生生吾道既絶之後倡明心學
精辯體用雖居有遠近世有後先其揆則一
也

聖賢道統淵源錄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
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

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
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
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
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
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
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
之由孔子以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
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
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
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
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後一人而已

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
知所在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黄勉齋撰朱子行狀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
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
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
旣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
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

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
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
果齋李氏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
先生一人而已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
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
年間董韓二子依俙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
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
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

有者

退溪先生撰南時甫靜齋記曰夫子贊易而有寂感之論子思傳道而發中和之旨以至大學之定靜圖說之主靜皆是也自是以來濂溪而伊洛伊洛而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於晦庵其授受淵源宗旨雖非一言之可盡而求其大本之所在則殆不外是

退溪先生題金士純屛銘曰堯欽舜一禹祇湯慄翼翼文心蕩蕩武極周稱乾惕孔云憤樂曾省戰兢顔事克復戒懼慎獨明誠凝道操存事

天直義養浩主靜無欲光風霽月吟弄歸來揚
休山立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博約兩至淵源正
脉
退溪先生嘗曰皇明學者大抵皆有蔥領氣味
獨薛文淸眞得聖賢宗旨又曰文淸之學平生
用工都在敬字上
皇明通紀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
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
爲教官邪正德中大司馬彭幸菴稱曹月川爲
本朝理學之冠欲擧從祀孔子廟庭發書河南

寺遐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曹月川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於斯

逯漢先生曰明月川先生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躬行實踐事父母孝養志愉色父好奢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生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

皇明諸侯魏時亮問東方有能知孔孟心學眞

于疇數者否退溪先生錄示高麗鄭圃隱周
本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尹祥李彥迪徐敬
德等五書答曰吾東爲箕子來封九疇敘教八
條爲治仁賢之化自應神明士之得心學明疇
數必有名世者矣四郡二府三國分爭干戈擾
攘文籍散逸不惟傳道之無人其前人姓名亦
不可得而聞矣新羅統三爲一高麗五百餘年
間世道向隆文風漸開士多遊學中原經籍與
行易難爲治某雖纖或詩書之澤禮義之風箕
疇遺俗猶可漸復故吾東見稱爲文獻之邦君

子之國有由然矣盖三代之儒其歸重終在於
言語文章之間逮于唐末程朱之書稍稍東來
故如禹倬鄭夢周之徒得以參究性理之說至
于 國朝穆宗 皇朝頒賜四書五經大全性
理大全等書 國朝設科取士又以通四書三
經者得與其選由是士之誦習無非孔孟程朱
之言然而習俗因循而不齊不寡或狂簡斐然
而不知所裁其中超然獨見慨然發憤而從事
於聖賢之學者往往有之而亦不多得今所舉
若干人皆已往者取其見存者非所敢言也且

是數子者生千載之後處窮海之中不得親授薰炙於聖賢之門謂之能傳心學固難矣然其一生用力於此則豈不得爲心學者之徒也歟若其于洪範朱蔡之說發明義理無餘蘊矣而知之者固亦有焉其爲數則九峯內篇圖說見存於洛子發明亦在而吾東未聞有能明之者近世有李純者自謂能通其說而至著爲註解亦未知其果無謬否也

光海朝二年庚戌頒教中外文曰王若曰天之生六賢也不偶實係消長之機德必得常祀而

無疑臺擧崇報之典玆用播告俾有依歸稽我
東國之偏荒罕傳正學之宗旨箕疇布敎雖識
禮義之方羅代斐英未免詞藻之陋迄至麗季
千載僅見圃隱一人洪惟　祖宗熙洽之辰允
屬文明振作之運有若金鄭趙李五臣者出眞
得濂洛關閩諸子之傳格致誠正之工其揆一
也讒諂媢嫉之輩誰使參之竆得有時繼負一
世之屈是非自定何待百年而知唯混也遭遇
兩朝其志則挽回三代立言垂訓實是海東
之考亭格非獻規不愧河南之程氏肆竝隆爵

謚之贈領未追俎豆之儀在正德純元始有儒
臣之陳請自　先王初服屢見多士之抗章惟
其舉措之難輕豈云尊尚之不至逮予纂緒悵
不同時尚有典刑柰九原之難作其從與享廡
百世而爲師爰咨四十載顒望之情擬啓千萬
世太平之業蓋有待而然也庸非天而誰歟玆
於本年九月初四日以贈議政府右議政文敬
公金宏弼贈議政府右議政文獻公鄭汝昌贈
議政府領議政文正公趙光祖贈議政府領議
政文元公李彥迪贈議政府領議政文純公李

滉等五賢臣從祀于文廟之東西廡於戲聳動觀聽作新氣像是邦大夫孰無尚友之心吾黨小子斐然永存矜式之地故茲敢示想宜知悉

朴思菴撰退溪先生行略曰使孔孟程朱之道煥然復明於吾東方者惟先生一人而已

鄭文峯撰退溪先生言行通述曰先生生於東國學絕之後不由師承超然獨得其純粹之資精詣之見弘毅之守高明之學道積于一身而言垂于百代功光乎先聖而澤流于後學則求之東方一人而已

趙月川撰退溪先生言行總錄曰先生之生上距朱子之世幾乎四百年地之相距亦幾乎萬餘里而先生尚且讀其書求其義以達其道後之人若以先生學晦翁之心而求先生之學則其至於道也不遠矣噫我東僻陋土局見聞止無以傳下無所承雖有作者鮮克必至求其學問之正大義理之精微工夫之至到操履之堅確潛心發憤體道成德者以穆所見一人而已

嗚呼東幹之不敏既得畫圖之罪僭妄難逃而又輯古聖賢歸正之說以附於圖左非以

已見刱立別義也後之君子勿以其人而責之庶幸恕賜焉

同居釁說 附條目

同居者病於異居也常人之病根於乾餱萌於小利同鼎而食則何憂乎是愆同財而均則何嗜乎是欲無愆無欲則繆彤之家必不有分財之言蘇瓊之世亦不起爭田之訟然則公藝之忍道宗諤之規模宜亘世不廢而只不過九世或數世而無聞焉意必世級降而家法壞矣嘗聞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不敬則家道亂

至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姑慈婦聽之禮從此而休矣可不戒哉東幹生此俗末僭撫往行前言以遺諸子或可遵守余志增脩家規爲世世傳守之法也耶砧山老人書于種李亭

一祖父子孫曾玄五世同居而至服盡後分戶

一凡事稟白父兄回諭子弟上不得挾令下不得專制

一冠昏喪祭稱家有無有官者則隨其品職高下無爲定限

一尊卑長幼皆以張公藝百忍爲心

一第宅分設內外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各飭其
行各修其職
一父子異處昏定而晨省兄弟同處食則同皿
書則同案衣則傳服
一凡約一遵先考述孝府君義庄同約諸條
一每佳辰令節會集宴飲以從先祖梅巖府君
汾川講好錄歌謌曉解
一奴婢依述孝府君節目遞番使役
一已所不欲勿施且無相猶矣而依述孝府君
居家諸訓

一凡男女內外上下貴賤一言一動無違小學規模朱文公李文純公言行錄訓

一朱文公治家要法揭于座右朝夕講習

一樵汲爨奴婢計口定限

一錢穀布帛出入擇子弟中淸儉淳實者看檢

一家尊父兄或年老則使子弟中不拘年齒擇可任者行家尊之命而每白父老無專制

一待妻妾有尊卑以嚴嫡庶之分勿以奴隷而待之愛骨肉之情無至傷恩悖義

一不害義理則曲從父兄之命當於義理則直

從子孫之諫

始祖永陽君墓所尋誌時記事

嗚呼我始祖永陽君墓已失於數百載之上矣曾讀先祖龍巖先生文集則有曰行尋舊里埋三逕註云高曾舊宅尙存不及始祖墓省掃之節意必伊時已失傳矣去乙酉關北宗人騎郎昌禮持其十一世祖典書公伯遺墨家牒來尋貫鄕到五味洞有一大塚墓皃郡坊坐向符合因與郡居後孫洛徵發文列邑諸宗議欲尋誌郡居城哥逼葬三塚於內階下並以上墓爲渠

祖墳沮其事又欲設壇行春秋奠禮又爲成哥
所毁其後甲子新寧宗人仲采與姓吏復陽復
欲尋誌又見沮於成哥偏被重刑遠配湖南後
三年仲采蒙赦已巳正月十七日仲采募丁壯
掘開壙南得始祖姓諱三字誌石抱誌感泣直
訴于官官又親審官則徐公有教也以此呈府
呈營而是月二十三日告由還封前後來觀者
不知幾千人列邑宗人次第來會議治碑石成
哥終始執迷訟累訴營府五月十一日巡使鄭
公晩錫新到初呈于漆谷始以十六日竪碑行

祀爲定而鄴侯收兩使文芬報嘗兩隻文對下二
日始出史集題跡於是卜日行祀二十七日各
處宗人罷歸嗚呼神護幽藏天誘孫衷復見始
祖墓於寧陵洞異哉不勝感歎金承旨壕撰碣
文李參奉家淳書碣文請宗人以東鄰爲都監
之甘而刻之碣陰且有司言未肯禧運梓仁錫
殷禧仁伯有仲刻之其下請碣文時靖也終始
幹事尙益也甚洪時洪用正玄默許多宗人不
盡能本孫及旁孫三百五十餘員鄉儒及道儒
二百三十七員會集數千人員略記顚末以備

後日補忘之資云爾

先祖龍巖先生緬禮時記事

於乎我先祖孝節公龍巖先生捐館粵嘉靖乙卯六月十三日而衣履之藏在禮安道谷先壟下矣歷二百三十七年辛亥子孫及士林以宅兆不利合議改厝是年九月十日癸未破墓十二日乙酉奉出舊壙棺槨衣幣旌翣帨幅宛然如昨貞夫人位在不盈尺之地而棺槨朽傷異哉二十日壬辰發引二十二日甲午到安東才山縣亭子洞新占山十月朔日壬寅永窆先祖

妣貞夫人安東權氏合祔嗚呼昔爲同原異塋今爲異穴同封總幅十九祭文三十三冑孫承衰文孫服巾帶會員八百餘人惟族兄祥爚始事殫誠終未克成臨發付託於萬爚勤幹竣事東歸遶未及於啓墓之日傍可謂在後孫之列我略抄日記顚末以備後世景慕之資云爾

九印樹傳疑錄

歲庚子夏余有襄陽轉至伊川之寶盖亭與族兄師錫同入汾川謁先祖廟宿肯構堂諸族稍會敘分離之懷論花樹之與堂前有若槐園可

數抱高可覆屋僉曰此九印樹也曰九印之說
可得詳訖耶曰先祖聾巖先生兩世壽宴時子
壻之佩印來揭者凡九也曰然則九老會時歟
續九老會時歟元夕獻筵時歟曰未知何時也
曰九老會時則先祖以副提學來設壽席伊時
子壻俱無佩印續九老會時則賀淵公以永川
守獨辦宴具元夕獻筵時則虎巖公以奉化而
來賀淵公以青松而來中巖公以義興而來則
三印而已山南金公富仁外甥也以海州而來
揭耶錦溪黃公俊良孫壻也以新寧而來揭耶

李氏公賢佺 以察訪而來揭耶以是言之不過
六印或城主李公鳳壽 以本郡而參揭耶或子
婿中俱佩兼印而來揭耶數不滿九是可疑也
意非一時俱揭而次次來揭者凡九印也先祖
養親之日出永川兼新寧治密陽莅忠州移安
東牧星州遷大丘除平海換榮川尹慶州凡十
郡也平海未赴旋換其專城之奏非九印耶觀
者無虛月必一印一揭終至九印也如又不然
則虎巖公以彥陽換奉化賀淵公出永川除三
陟換青松移安東忠巖公以連山換義興凡八

印而合海州金公之印則並九印也豈非當日
覲省之路于若壻次次來揭耶以是言之兩世
凡十八印也且 御史之佩觀察之署非復叢
之恩如碧梧公之平陵賀淵公之尚州慶州學
海東巖公之咸昌居昌俱有孝有不及之歎不
可以此追溯厥裴僉曰其言似是翌日謁崇德
祠登覺日堂堂之傍有百日紅古查新叢奇屈
可愛繞樹徘徊僉曰此亦九印樹也余曰難哉
因歸肯構堂錄其顚末

先祖甑巖先生從宦錄

先生以皇明成化丁亥歲七月二十九日亥時生于禮安縣汾川里○弘治甲寅秋中鄕解○乙卯春中生員試○丁巳八月赴館試○戊午三月登文科選補校書館權知副正字五月授從仕郎○庚申四月差承興訓導○辛酉三月授承仕郎九月薦入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壬戌九月陞通仕郎十二月授啓功郎○癸亥陞宣務郎藝文館待敎至奉敎○甲子正月陞成均館典籍拜　世子侍講院司書又拜藝文館奉敎兼春秋館記事官二月復拜成

均館典籍侍講院司書四月授宣教郎拜司諫
院正言以直言下禁獄配要奇驛○乙丑還禁
府復還配所○正德丙寅中宗靖國蒙放還成均
館典籍○丁卯拜戶曹佐郎兼春秋館記注官
三月陞司憲府持平十一月拜禮曹佐郎授奉
訓郎移拜奉常寺判官兼春秋館記注官十二
月除尚衣院判官○戊辰四月授奉直郎遷刑
曹正郎六月陞通善郎復兼春秋館記注官九
月以親老上章乞外除永川郡守有漢江出餞
圖南行錄○庚午建明農堂以寓歸田之思遺

伯宋千喜以政最被褒 啓○壬申爲親擇受日壹堂之傍有一大巖俗號耳塞巖先生改以疊巖爲號○癸酉八月爲軍資監僉正陞司諫院司諫上疏乞免不 允除軍器寺僉正○甲戌三月陞通訓大夫密陽府使○丙子九月授中直大夫繕工監副正十月除通訓大夫忠州牧使○丁丑十一月 朝議以便養換安東府使○戊寅春行釋奠于鄉校大會儒生習禮講業○己卯秋設養老宴有具履帖○辛巳十一月爲禮賓寺副正十二月陞司僕寺正○嘉靖壬

午春移拜司憲府執義八月遞授軍資監副正
十月除星州牧使以政最 賜書及表裏褒奬
○乙酉以親老解官歸家○丙戌二月拜成均
館司成三月拜軍資監正八月拜侍講院輔德
承差慶尚道點馬還鄉省親設獻莚十月
命又拜軍資監正十一月又拜輔德○丁亥春
除掌樂院正四月以推鞫敬差官南下鎭海郡
還陞通政大夫拜兵曹參知九月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戊
子三月左遷授折衝將軍龍讓衛大護軍四月

拜義興衛上護軍除大丘府使○己丑冬除平
海郡守以便養換榮川郡守○辛卯正月丁貞
夫人權氏憂○癸巳三月服闋授義興衛大護
軍拜刑曹參議 承 召還 朝七月拜弘文館
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
撰官九月休暇省親同設先會十一月拜義
興衛上護軍還 朝移拜右副承旨兼 經筵
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有錄壽宴會圖○甲午
上疏乞歸養拜慶州府尹○丙申夏解官歸鄉
十月拜禮曹參議十一月特陞嘉善大夫除慶

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丁酉以事
罷歸四月丁參贊公憂○己亥六月服闋追
贈三世冬拜刑曹參判赴 召詣 闕乞遞本
職歸田 不允○庚子四月 賜棠陰比事一
冊又 賜錦袍金犀帶七月上疏乞骸 不允
八月受暇還鄉十月還 朝遷戶曹參判總戎
不允○辛丑連上疏乞解職 不允○壬寅
春遞拜同知中樞府事七月引疾請落 許之
傾 朝出餞于濟川亭有贈別詩歸田錄八月
到伊川上狀乞解職 不許十月還家○癸卯

三月特授知中樞府事追 贈三世上箋謝
恩疏陳病狀乞解職 不允再辭 不允○甲
辰春上疏三辭 不允○乙巳新仁宗即位六月上
疏陳病乞遞職 優批 不許陞資憲大夫以
褒之追 贈三世○丙午 明宗即位上疏乞解職
名 不允四月 賜皇華集一冊○丁未重陽
堯先生子仲樑守永川續成九老會○己酉八月
陞正憲大夫 下書褒諭上疏陳情乞解職名
不允 賜米肉十月陞崇政大夫入耆社
賜食物上箋謝 恩○癸丑四月 賜牲理羣

書一部秋 朝議以先生三子換近邑許 便
養三子希樑以彥陽換奉化四子仲樑以三陟
換靑松五子季樑以連山換義興○甲寅元夕
先生子文樑重新肯構堂三子各賫官酒來設
獻筵十八日 下書褒美 命安東上來上箋
辭謝上疏陳時政乞解職 優批 不許賜食
物○乙卯先生年八十九六月十三日考終于
寢訃 聞致賻八月葬于道谷先兆下乾坐原
九月 遣官致祭○丙辰七月退溪先生撰行
狀○丁巳三月 贈謚孝節公

八代祖考省淵先生從宦錄

先生以皇明弘治甲子歲九月十九日生于禮安縣汾川里○嘉靖丁亥秋中鄉解○戊子春中進士會試三等○癸巳秋赴館試○甲午三月及第出身分承文院權知副正字選入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丙申陞藝文館待教至奉教○丁酉拜　世子侍講院說書轉承政院注書以事免五月丁貞夫人權氏憂○己亥七月服闋還奉教冬陞成均館典籍○庚子拜兵曹佐郎○辛丑陞司諫院正言秋拜承議

郎兼春秋館記事官有夏官契會圖冬拜司憲
府持平遷兵曹正郎○壬寅除京畿都事授奉
訓郎換黃海都事○癸卯爲親乞外除永川郡
守○丁未秋爲親設續九老會○己酉秩滿入
爲宗簿寺僉正九月除三陟府使○庚戌　朝
議以近鄉便養換青松府使○甲寅元夕與諸
弟兄爲親設獻筵又移安東府使○乙卯六月
丁考節公憂○丁巳八月服闋陞司憲府掌令
被　召還　朝○戊午拜司導寺正移司諫院
司諫拜司憲府執義　賜文獻通攷一百二十

陞拜弘文館校理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
春秋館記注官○己未又拜司憲府執義授軍
資監正拜弘文館應教陞直提學兼如故秋差
慶尚道災傷 御史兼敬差官冬還 朝復
命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
館修撰官○庚申正月拜右副承旨兼如故
賜楸緞七月拜左副承旨兼如故移拜禮曹參
議八月遞授副護軍復拜左副承旨兼如故○
辛酉正月出西樞五月拜右承旨陞通政大夫
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有銀臺契會

圖又出西樞秋還密直○壬戌三月除尚州牧
使○癸亥移拜慶州府尹○甲子八月以軍額
多窠罷○乙丑敍付西樞○隆慶丁卯除寧海
府使○庚午秩滿歸田授折衝將軍龍驤衛大
護軍○辛未拜工曹參議冬守江原道觀察使
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壬申罷歸付副護軍○
萬曆甲戌 賜呂氏鄉約○戊寅 賜簡易辟
瘟方又 賜牛馬羊猪染疫治療方○壬午先
生年七十九三月十九日考終于寢訃 聞致
賻 遣官致祭九月葬于醴泉孝望山甲坐原

陶山諸子錄附七代祖考東巖府君註

李命承字彥述號東巖蔭部將永川人龍貫巖先生孫賀淵公子生于嘉靖乙酉卒于萬曆癸卯公容皃頴悟資品過人早事學業十二歲問大學治國章旨于聾巖先生先生奇愛之公以先師從弟寓訪壽吝之壻始遊門下甲子謁先生于巽撓庵詩曰數間茅舍洛江濱靜養閒中元氣春案上圖書眞箇樂乾乾終日語申申是年送長子士恩于陶山受學質業焉公與寒岡鄭逑溪巖金玏屢設迂溪講會又與鄭樂圃琢宋

梅圃稿墓誌爲道義交隱居襄陽樂東巖亭嘯
詠山林有彈琴漁釣之樂多用工於心近等書
事親盡喜懼之誠遭艱一遵禮制人謂有父祖
遺孝有遺稿

六代祖考檀巖府君墓碣文後續錄

此吾六世祖檀巖府君墓碣文而慕堂先生孫
公處訥所撰也石屛府君手書也其文曰公姓
李諱士儼善膺其字也系出永川公先祖軍器
寺少尹謙軒始移居于禮安縣汾川里至公以
聘鄉又移居于大丘府解顏縣曾祖龍巖先生

諡賢輔佐崇政謚孝節公祖諱仲樑江原監司考諱命承妣眞城李氏公生於嘉靖癸亥五月十七日而卒於崇禎戊辰葬于州北公山下墓答子坐之原配達城徐氏僉知彦謙之女政堂文學諡貞平諱均衡之後先公卒葬於公之墓後今爲上下封有二男二女長廷璽無后而夭次休還娶英陽南氏三男一女皆幼女長適士人李興雨生一女而適士人都愼儀次適士人柳希達生一男一女亦皆幼公性度溫雅人無愛惡有先祖之風只以早離桑鄉終慚首丘之

志此公之一大遺憾也崇禎三年歲庚午子休
運立石以表之信乎有子矣按府君蔭忠順衛
府君之祖考號賀淵先考號東巖蔭部將先妣
文純公從弟察訪壽苓女府君之第二男號石
屏薦司藝司藝公娶參奉字之女生六男一女
男行直出友直挺直言直參奉信年未冠夭心
直女全參奉有章參奉公生於豎碣之翌年故
只書三男一女皆幼嗚呼府君以孝節先生三
傳之孫學禮於賀祖東翁之庭從遊於槐軒樂
齋之賢紹述者家學也切偲者友德也時値艱

棘主盟公山晦跡於檀巖泉石之間以盡厥先
裕後之道孫先生一言以蔽之曰有先祖之風
猗歟韙哉東幹以府君之六世孱裔奉讀碣文
摩挲手墨不勝感慕之私補其遺而錄其畧焉

公山會盟社修禊帖追錄

粵昔壬癸之運吾鄕諸先輩結社公山糾旅會
盟于斯時也我六世祖檀巖府君自酒泉來寓
徐氏之館同心取義誓不有身逮夫周室中興
爰復西土漢祚再安已畫南宮使此九仞公山
反有一簣之歎無他焉主將先逝未及登 聞

於錄勳之舊也往歲庚子我先君子述孝先生與當日會盟家後裔合謀修帖而序之曰吾儕學孔仁孟義之道先公而後私則豈不爲無忝也哉東幹暇日奉讀不任興感追錄于帖端